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續說林五

卜塗林

漢安帝時母后專政五侯用事國事日非仲長統
言於鄧騭曰僕有隱于此欲與相國籌之今有穀
生於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於春夏不
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
根蒙茸乎一壑其下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
春而逞其榮秀即青松朱桂亦無以自蕃其生枯
瘁踵接有牧者過而盼之欲繫則無脩繩欲伐則

無斧斤則將聽之乎隲曰奚而聽之亦謀於樵蘇
假斧斤以伐之耳統曰有妖狐成群游于大苑之
中憇于金穴之內貪如鼯鼠矯若蒼鷹狀如狒狒
巧若猩猩倏忽萬態莫定其形足蟠魍魅之域跡
寄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徃徃據要
路而肆毒淫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于囿張
牙噬人而肝腦積為丘陵誠欲彎弓設網而廓清
其妖厲則將何施而可隲曰曷重貨以要虞人為
之期而厲之乎統曰有巨室於此良疇千畝百農
耕之以堤堰為防以溝澮為溉時其耕耨力其蓄

畚家衆莫不飽焉一旦驟雨蓄其壤洪流決其根
禾黍之區槩為魚龍之澤農夫荷鋤而流嘆結笠
而興哀家衆皇皇懼無以為養如欲修其疆扞其
穴培沃其土膏而優游于樂歲則誰之責乎隲曰
此司畎畝者之任也統曰鷗之追雀也翔薄于霄
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視鷗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
側鷗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敝
是鷗欲捕其雀也非為其蛛網也而因涉焉是鷗
有捕雀之名而為捕蛛之實也公以為何如隲曰
是雀之善避亦鷗之不審耳統曰公之所言事情

物理蓋莫不中矣然僕竊有疑焉國家則巨室也公其司畎畝者乎國家則山林也公其虞人乎其樵蘇乎今堤壞而莫之修也狐興而莫之誅也穀盛而莫之伐也且舍豺狼而問狐狸釋蛇虺而治蟣蝨盜錐刀者必誅而竊黍阿者無罰則何以異于捕雀而得蛛哉

天職覆地職載有專職也日晝明月夜明有專明也造化猶爾而况人乎故目之明無弗見也若目而兩視則難乎其為明矣耳之聰無弗聞也若耳而兩聽則難乎其為聰矣手無弗能運也若左畫

方而右畫圓則難乎成形矣足無弗能行也若一之西而一之東則難乎進步矣自用其身猶爾而况於用物乎故舟所以載也有以一人而乘兩舟者乎馬所以代步也有以一身而跨兩馬者乎用物猶爾而况於用人乎故兩家督非所以理家也兩相非所以理國也兩將非所以行師也故主一可以御不一主不一無以御一自身以達之天下一也

張子房佐沛公誅秦滅項平定天下積功為留侯語所親曰吾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此布衣之極于

良足矣願得捐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所親曰
蓋聞之佐獵者分禽佐釀者嘗醴共其勞而不享
其成者未之有也今子輔漢王成大業山河帶礪
之盟牲血未燥也而子欲去之何獨不近于人情
乎對曰非君所知也昔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
鬪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
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乃召余且而問曰漁
何得對曰得白龜箕圓五尺君曰獻之龜至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乃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剗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
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
避剗腸之患今良亦宰路之龜也亦將有剗腸之
患亟去猶恐其不免也而况可栖栖於寵祿乎

范蠡佐越王勾踐成滅吳之功比其反也計然語
之曰子知莊生之言乎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
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秦汝十日戒三日齋籍
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
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乃其自為謀
也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豚楯也

猶案也

之上聚

僂

棺槨也

之中則為之夫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

取之其異何也今子于牢筴雕俎也將安從乎范蠡大悟辭越王而去之越王曰子留吾將與子分國不留且加誅妻子為僂蠡曰君行制臣行意臣不留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越王乃環蠡所居會稽之地三百里以為蠡封邑令世世無得侵談者高之後此若漢之信越唐之長孫無忌皆甘為雕俎之彘者也留侯李泌則牢筴之彘也

西祁子隱于石谷之陰結繩以為樞累甕以為牖衣草木之衣飯藜藿之飯槁項蒿目皤皤如也北墟子過而問曰若是其憊乎何弗力也西祁子曰惡乎力乎曰世俗之所貴者材也子能自材乎則庶幾免此矣西祁子曰吾以子為有治生之異術也而不知投我以阱也子不聞莊周氏之言乎櫟社之木其大蔽牛絜之百圍然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噐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櫛以為柱則蠹匠石過而不睨曰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商之丘有大木焉其陰可以庇千乘然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南伯子綦見之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夫祖黎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而自掊擊於世俗者也吾方幸其為商丘櫟社之木也而子欲為楸栢桑與祖黎果蓏也不已過乎

諺曰獸惡網羅民惡其上故智者下人以梯福愚者上人以梯禍何以明之昔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言于召康公曰晉之克也已實謀之微我晉不戰矣是役也吾有三伐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召公以告單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貪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以吾觀之不可久也磨筭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

入武子曰燮乎汝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卻
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于我
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至歸自周明年為
厲公所殺范文子遂知晉國之政以善終

救焚者或以鈎或以索或以瓶盜或以罌杓其用
不同其于止火一也畚田者或以芟或以荆或以
蘊崇或以焚燎其用不同其于治穢一也捕魚者
或以釣或以網或以罟或以罾其用不同其于得
魚一也適國者或以車或以騎或以舟或以步其
用不同其于致遠一也治病者或以藥石或以針

砭或以炳艾或以祈禱其用不同其于愈疾一也
為政者或以威嚴或以豈弟或以簡靜或以精詳
其用不一其于宜民一也然而各有適也各有權
也反而應之未有能濟者也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
之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侯
請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齊以岑鼎也以
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
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季非
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宋之野人耕而

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公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受子玉俱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子罕之不受玉非惡寶也以存寶也君子曰魯侯取徵于柳下季以欲存國也而不知失信之不可以存國也野人獻玉于子罕以其可貴也而不知喪寶之不足貴也修之終身而壞之一旦二子豈為之哉世之人小信尚不能持也况國事乎小物尚不知守廉也况重寶乎
墻有耳室有坑庭有寇門有虎此古今之通患也

幾事慎微兩謀貴密出此之口入彼之耳而奸人竊之先事宣泄措置未及而禍不旋踵此墻之有耳也衽席之好甚于腹心口舌之譖慘于戈戟以嬖奪嫡以孽代宗愛憎易位而陷阱攸作此室之有坑也富貴之誘在前而溪壑之欲無厭機毒矢以伺隙挾利刃以窺便防其晝矣而宵乘之防其外矣而內乘之利之求也惟力是視此庭之有寇也以強食弱以小加大機智以為齒牙朋奸以為爪距飢則咆哮飽則躑躅細大之吞啖不遺而內外之行踪可斷此門之有虎也夫市耳可防而墻

耳不可防也野坑可避而室坑不可避也流寇可禦而庭寇不可禦也山虎可捕而門虎不可捕也有國有家者可無畏哉

今之人大抵皆賈道也有賈名者有賈位者有賈利者賈位與賈利者不足論矣若賈名以賈位賈名以賈利者則又有甚者焉談性命說天人而躬之弗逮其為之也以偽人之取之也亦以偽是交相為偽也昔大舜之誅四凶也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孔子之誅少正郊也曰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此義行則今之為偽者能逃於首戮乎

人臣事君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所謂私者曰貪利也曰貪位也曰貪生也貪利與位者不足言矣一有貪生之心則早夜圖惟兢兢自保勢在宦官則諛宦官勢在宮妾則諛宮妾勢在臺諫則諛臺諫平居則巧佞百出植黨樹援臨大事當大難則首鼠兩端惟以遠罪戾固寵祿而已此其於國家何賴焉如其公也則君德之成敗即吾身之成敗社稷之安危即吾身之安危天下之理亂即吾身之理亂用人之枉直即吾身之枉直病手足乎病腹心乎病膚革乎病腠理乎孰非吾身者孜孜

治療求所以愈之不然則去位可也殞身可也夫是之謂致身夫是之謂授命夫是之謂盡忠職業克修而後國家可安也如既不能正又不能去而徒號於人曰我欲為而不得我欲正而不可則將焉用彼相矣

民猶水也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民可使不亂不可使無情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成湯之桀身如不及是也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秦政之淫刑以逞是也

兩奕相遇則勝負見兩射相遇則巧拙見兩農隣畔則勤惰見兩士同學則愚智見兩官隣治則能否見善計者師人以自益不善者妬人以自病今有五錐於此銳者必先挫有五刃於此銛者必先缺故西施以美沉孟賁以勇殺商鞅以陰謀被諫吳起以善戰車裂韓非以說難殞身李斯以明術棄市

鐘鼓管籥耳得之而喜妖容麗飾目得之而喜綺縠文繡體得之而喜竒珍異膳口得之而喜此人情也國以國養家以家養非過享也然其所以為之者有道也國君不能安國家長不能和家而惟

耽樂之從民有溝中之瘠而莫之知也家有向隅
之悲而不之恤也神惡其淫人怨其僻難之作也
容可追乎誠知歌舞之徵哭泣之招也珠玉之聚
干戈之媒也宮室之壯麗道路之流離也服食之
姣好聲名之醜惡也一時之侈泰無端之窮蹙也
則將焉用彼為哉

飽而知人之饑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樂
而知人之苦此之謂仁君也享鼎食之豐不知糟
糠之未厭衣狐白之裘不知雨雪之為寒廡廣厦
之麗不知露居之不寐娛妃嬪之奉不知鰥寡之
無聊此之謂不仁君也仁者約己以裕人孜孜如
不及也然而興隆由之矣不仁者損人以自奉亦
孜孜如不及也然而喪敗由之矣

朋友之道四而通財不與焉善相勸也過相規也
進相援也患相恤也此古之為友者也善相妬也
過相訕也進相傾也患相快也此今之為友者也
伐木之詩其古之道乎谷風之詩其今之道乎然
管鮑之生知也張范之死友也王貢之彈冠也蕭
朱之結綬也沒世而人稱之矣儀秦之鬪智也耳
餘之交兵也欽若下謂之相排也惠卿安石之友

噬也沒世而人詈之矣取友者當何所擇乎

心有思憶者忘其飢心有躁熱者忘其寒心有悲傷者忘其疾心有忿怒者忘其痛夫飢寒疾痛皆切身之患也而猶以偏心勝之况於有道心者乎故無驕心則可以忘富貴矣無羨心則可以忘貧賤矣無懼心則可以忘患難矣

虎豹之猛不可以升木雀鼠之利不可以穿石能有所限也鐵不可以為舟銅不可以為弩質有所拘也章甫之冠適於越則困陽阿之音引大木則戾用有所偏也瞽者不可以與文章之觀聾者不

可以辨繁奏之節性有所蔽也

蔡我齋宗亮自署其壁曰儉德之恭儉則能廉不能儉者廉必不終奢惡之大奢則必貪不窮奢者貪亦不甚斯言也誠律身之龜鑑也不暇遠舉自余幼之所見與今之時亦大異矣昔之燕客也饌有常數今之燕客也饌無常數昔之贄饋也果餌書帕今之贄饋也綺縠金銀昔之宮室也陋今之宮室也麗昔之衣裳也朴今之衣裳也華昔之什器也質今之什器也美昔之僮僕也寡今之僮僕也衆昔之產業也有限今之產業也無限足欲者

以為賢能不足者以為蠢拙爭先效之若水之赴壑而不可止也欲無貪得乎故在官則朘民膏以充欲歸家則剝鄉里以取盈又何怪哉

兄弟懿親也是非公論也君子不以私滅公不以家事廢王事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醜叔牙以存魯不得已也王安石進小人以行新法而其弟安禮非之韓絳附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非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非之史彌遠廢嫡亂政播弄威福而弟彌堅非之此皆公義之不可掩者也乃若趙盾不討

趙穿春秋以為弑君王導不討王敦論者以為黨賊是故下流之居清泚莫之滌也公議之犯至親莫之諱也

鄧林之木樹於培塿之立荆山之璞種於沙礫之場此不善生殖者也越人被髮而宋人資以章甫秦人介甲而魯人投以逢掖此不善隨俗者也齊王好竽而以鼓瑟干之吳王好劍而以詩書說之此不善遇主者也結繩之政欲以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欲以解平城之圍此不善濟時者也蕭丘生學于務虛子三年而辭歸送之曰子必勉

之鵲鳴未必吉而聞者喜烏鳴未必凶而聞者怒
孔翠文鸞非必有益于人而見者喜梟獍虺蜴
非必有損於人也而見者怒騶虞麒麟非必身逢
之也而談者喜魍魎獠獠非必身逢之也而談者
怒何則以其素也素善不與喜期而喜至矣素不
善不與怒期而怒至矣惟人亦然仁如堯舜天下
莫不願以為君忠如伊傅天下莫不願以為臣孝
如參閔天下莫不願以為子聖如周孔天下莫不
願以為師義 雷陳范張天下莫不願以為友反
是則梟獍而 耳魍魎而已耳欲免怨怒得正

有相國求為治之道其門下之客進言曰在任人
在審術何謂任人曰治內治外克宅克俊各適其
用而已猶之御車者也牛服則牛騾馬服則馬騾
引重致遠不難矣如服牛而騾驥也則牛馬俱死
而不能成其功何謂審術曰昔者有人欲之楚而
北其轅者客告而反之其人曰吾馬良客曰馬雖
良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客曰用雖多非楚之路
也曰吾御者善客曰御雖善非楚之路也夫此數
者愈善而去楚益遠故術不可不慎也相國曰諾
敬聞命矣

有樵者每日晨起入山負薪而出易米以食行歌道上嘻嘻然樂也一日偶拾遺金置有家室食用稍廣而薪不足以給之噤不復歌漁人業漁蕩葉舟于江得魚則以易米以其餘沽酒醉飽則齁齁而睡已而稍有贏積妻一丐婦已又生子而魚不足以給之遂不復酒二人謀所以為生而不得也則相與之東里之富室而問計焉富室曰子不知樵與漁乎叢茂也而斧入之澤廣也而網集之家厚也而人倚之今余之心無日不戰水火也又何術以語子哉玄澤子曰此有累無累之辨也夫以

貪欲者之情也則未貴而思貴已貴而思大貴惟恐其不得也未富而思富已富而思大富亦惟恐其不得也以遠患者之情也則大貴不如小貴小貴不如不貴大富不如小富小富不如不富何則怨忌少而危禍希得失輕而憂患寡也故曰墜階者踣墜樓者隕樸櫟之仆損枝高樹之仆折幹此富貴貧賤之喻也

齊人有薄其骨肉親戚而爭錐刀之利者乃紹介寶賂走千里而交於貴游卿相安丘生曰子過矣夫小者不親不敢圖大近者不親不敢言遠聖人

之訓也故池井之近也而居者取汲焉山林之近也而爨者取薪焉蓋隨求而得者也今有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子之溺也而假救於越人越人雖善泗子必不生矣何則勢無及也子如欲藉人以自庇也盍改圖焉

君子之不為不善也以禮義之防嚴也小人之不為不善也以刑罰之禁重也貪夫不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非不愛珠也利在於保命也窶子不冒魚腸之利刃而奪之金非不欲金也患在於捐軀也

楮堊之工不若漏隙之塞也甫田之藝不若園圃之治也賈販之數不若生殖之勤也境外之修不若閨門之飭也踈遠之交不若骨肉之篤也金湯之固不若蕭牆之謹也邊鄙之嚴不若朝廷之正也

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土膏動而時雨降則一老圃可以藝十畝之園非堯拙而老圃智也得時與不得時也親戚不附雖賁育不能以威衆親戚附之則孱夫可以雄鄉里非賁育怯而孱夫勇也有助與無助也立丈木於山巔巍然尊也岑

樓十仞而建層臺之下則塌然卑耳非丈木長而
岑樓短也有位與無位也

封陬老人田於海桑之陰稼穡滋碩廩庾日豐丈
夫足於錢貨婦人饒於縑帛或曰子非素裕者也
豈善竊乎而其殖若是老人曰無他道也順陰陽
之和適寒溫之節時未至不先既至不後則殖明
於權計審於物宜不爭人之所爭不棄人之所棄
則殖不以冗務妨大務不以他事害正事衆寢弗
寢未興先興則殖父率其子兄率其弟作苦則爭
先安逸則遜長則殖播種必䟽荆草必盡地無隙

餘耘無鹵莽則殖畎畝有徑燥濕有節傭奴必恤
其私牛羊不亂其群鷄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則
殖錢貨取足於費衣食取足於養官室器械取足
於用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殖婦
人無冶遊無燕談無倚戶出修饁餉入理蠶織裳
服不粥於市則殖允此皆竊造化之功以為功者
也若竊之於人不有外侮則有官刑其何生之能
為

韓非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
直也紀綱法度則人君之椎鍛榜檠也所以平不

夷而矯不直也夏失而商用之商失而周用之世
之治亂莫不由能用與不能用也如國有頗僻而
不能平也國有奇衰而不能直也則將焉用君相
為哉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蟻螳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
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
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家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
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石問
子曰慎子可謂知勢而不知賢者也干將不以不

割而不利和璧不以不割而不良盜驪不以不御
而不捷誠賢智也雖無勢也能不表見乎孔子不
遇於春秋矣萬世而下猶知有孔子也孟子不遇
於戰國矣萬世而下猶知有孟子也猶謂之不足
慕乎

凡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
事夫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何心之禁朝
有進言之旌有敢諫之鼓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
市何言之禁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何事之禁故王
道任德德行而姦止霸道任法法嚴而姦不勝

以言而求都匠則庸人與班倮無別也委之以九層之臺則巧拙見矣以言而求力士則庸人與烏獲無別也授之以千鈞之鼎則罷健效矣以言而求相國之材則庸人與伊且無別也任之以謀王斷國之業則賢不肖見矣故盲子能欺人於寐而不能欺人於視喑夫能欺人於嘿而不能欺人於言

酸甘醎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庖人輕君而重宰尹矣清濁高下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賢否是非不以理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臣矣夫宰尹之重以別味也非有及於味之外也樂正之重以辨聲也非有及於聲之外也惟寵人之重則倒上以為下反自以為黑國之亂亡無日矣

讀神農之書而不操耒耜則無所得食矣讀孫吳之書而不親戰陣則無所得功矣讀孔氏之書而不躬行仁義則無所得道矣故畎畝力作雖無神農之書可也摧堅陷陣雖無孫吳之書可也修德行義雖無孔氏之書可也

小病不治而求大病之無作不可得也微邪不禁

而求大邪之無侵不可得也小善不為而求大善之成名不可得也小財不節而求大財之能積不可得也夫治小病禁微邪為小善節小財此人情之所苦也而却大病遠大邪成大善積大財此人情之所樂也知者以所苦而易所樂愚者忘所樂而益所苦故慈母不以嬰兒之痛而廢剔首嚴師不以弟子之苦而廢禁邪良有司不以民萌之怨而廢行法

或問於玄溟子曰世人好濁而子獨清世人好枉而子獨直世人好爭而子獨讓世人好暴而子獨仁庶民弗親君子弗信亦何利而為之玄溟子曰子知之乎鏡不以不照而不明劍不以不割而不銛其質定也火可滅而不能改炎水可壅而不能改下其性然也君子之守亦猶之矣不能善天下亦可善一鄉不能善一鄉亦可善一家不能善一家亦可善一身身苟善矣其於世之用也舍也同也異也毀也譽也吾何與哉

公行子之之燕遇魯元於塗曰燕君何如魯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夫人不可以不求助也故士求其助為士者也

農求其助為農者也工求其助為工者也商求其助為商者也皆所以相成也不惟是也天子求其助為天下者也諸侯求其助為國者也大夫求其助為家者也求助而得助靡重不勝矣既其勝也我之力也人何爭焉自多而無助靡輕弗躓矣既其躓也則我之不力也人何尤焉

羊腸之車不敗而康莊之車則敗非康莊險于羊腸也羊腸戒而康莊不戒也龍門之舟不破而安流之舟則破非安流險于龍門也龍門戒而安流不戒也患難之塗不死而富貴之塗則死非富貴危于患難也患難戒而富貴不戒也人能以行乎羊腸者行乎康莊則無敗車矣以行乎龍門者行乎安流則無破舟矣以行乎患難者行乎富貴則無死所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二

續說林六

稽舊林

漢武帝時多火患問于東方朔曰甚矣畢方之為厲也牲牲玉帛無日不數于山川鬼神而鬱攸之災日濫而不止當何道以禦之朔曰陛下之火亦多矣殆非畢方之為厲也襍禮奚益焉今土木之工不息而斧斤日尋于山林四望皆赭是為焚林之火日繕甲兵以資戰伐而良弓利刃輸輓不絕是為武庫之火到都審成之流播其毒淫日肆誅

歿以張國威血流都市白骨成丘是為炮烙之火
耐金之徵徧及侯王逮于庶職破家室以應威罰
是為宗廟之火舟車之筭關門之征下析秋毫是
為道路之火塩鐵間架計口而稅望屋而科是為
閭閻之火榷酒酤課屢緡橫取者無禁匿藏者重
罰是為市井之火茲數火者撲之不能衰水之不
能滅焦頭爛額不能救又况牲牲玉帛襍禮於無
知之鬼神何足以舒解萬一乎為今日計者亟下
尺一之詔布寬弛之令一切苛暴漁獵之政悉從
蕩刷舉循良之吏以代剝膚刺骨之徒如此而火
患不息者未之有也又何畢方之足虞哉

陳蕃負天下之望觸忤權倖數起數仆奮發不已
黃憲以書貽之曰仲舉無恙嘗聞破巢毀子則鳳
皇不遊于郊焚林剪柝則靈芝不產其域何則物
固擇所托也而况人乎故國風有好我之音易繇
著遯尾之厲明哲保身察士所以先幾滅頂濡首
蒙夫由之蹈難得失之途斯其判矣昔沮溺耦耕
丈人荷蓑非遺世也甯子如愚蘧生可卷非忘君
也蓋不以時之不可而僥倖於其所難必耳仲舉
義高天下名震寰區有識之士無不願執鞭門下

者欲以滌君側之穢而成匡弼之勲於仲舉何有哉但當是之時三光失明六合曠晦虎豹據於九關鬼蜮興於足下雖一二善類為之羽翼其如張孤設阱者寔繁有徒哉憲恐聲未宣而吭已扼掌未運而肘先掣無尺寸之功而徒以身膏斧鉞非計之得者也夫操秦阿者可以專割挽大黃者可

以服戎今皆制于匪人之手矣仲舉獨且柰何哉昔晉文返國而介推隱句踐滅吳而范蠡逃彼二子者豈不自倖其功名哉心誠有所創也今主無二君之明群小非二君之左右未然之圖非二子

已成之績而欲僥萬有一之倖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也且仲舉不聞乎周公之勲而猶狼跋於二叔孔子之聖而卒無減于三家以今時勢抑又難矣雖有二聖之德而為一切廓清之舉殆未見其有成也况下此者乎仲舉誠乃心王室忠憤激烈不忍廟社之值危亦豈無有荒遯海濱而待天下之清者乎如謂夷望無忠愛之心即仲舉不以為然矣故憲也願仲舉之孰計之也蕃得書流涕乃為書答曰聚廬之林非鳥獸所棲而他棲者亦未必得生懸磯之淵非鱗魴所泳而徙泳者亦未必

不死何則患有不得避也今天下弊矣社稷危矣食土之毛誰非王臣而敢弗力乎蕃聞之拯溺淵之患者無緩步扞批亢之闖者無空拳今日之患其為溺淵與批亢也大矣泄泄以從事心誠知其不可也且士之處世亦在乎所遭何如耳比干蓋而剗心文王順而拘幽展禽和而魯黜子胥義而吳劉仲尼聖而陳阨墨翟智而宋囚史蘇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疏彼數聖賢者豈不欲潔身而避患哉視二儀之不位則不以性命為惜痛元首之不愉則不以髮膚為愛傷群生之失所則不以

妻子為戀要在自明已志耳蕃今日之事竊辟之為父而逐虎知有父而不知虎之能啣人也為田而驅狸知有田而不知狸之能反噬也旁睨者以為智乎以為不智乎則非蕃之所計也嗟乎叔度愛我良厚獨不聞昔者蕃對薛生掃除之喻乎言之不踐生不如死藥石之投亦鑄之肺肝而已既而蕃在位䟽救李雲䟽抑近習䟽止田獵䟽理李膺等不一而足宦官益疾之如仇托事罷免無何改代復召為大尉秉政遂與竇武謀誅宦官事泄難作執送黃門北寺獄臨死嘆曰嗟乎死可矣死

可矣獨何顏見吾叔度於地下哉

楚使子發將西伐蔡克之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也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冝以衆威受賞議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非先王之道也漢趙克國征先零羗振旅而還所善客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上冝歸功於二將軍非愚臣所及此於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之夫由子發言之然則人臣不貴讓乎由克國言之然則人臣貴不讓乎曰非此之謂也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子發之謂也大臣之計安社稷克國之謂也有子發之讓功而不以沽名有克國之居功而不以徼寵斯善之善者也

馮道初事唐莊宗明宗篡莊宗遂事明宗明宗崩繼事愍帝潞王反愍帝出奔道遂率百官迎潞王

以入而相之是為廢帝晉滅唐道遂事晉高祖繼
事出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
師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道又事周太祖道凡
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
大亂戎夷交侵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
已榮遇或以問于安丘生曰嘗聞君子之樂亦多
矣道通天地之為樂學貫古今之為樂參贊化育
之為樂此其上也俯仰無愧之為樂功定社稷之
為樂澤加生民之為樂則其次也守節殉義之為
樂謹言信行之為樂爵祿不汙之為樂壽考令終
之為樂抑又其次也今夫長樂老之樂何也安丘
生曰斯殆曹商之徒與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
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及于宋見
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稿項黃馘者商
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
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
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
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夫此一馮道也及君事讎
不啻狗彘倡優廝養猶耻言之而乃自叙平生勲
階官爵以為寵榮則何以異於舐痔多車而以誇

于人人者哉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僉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惟聖人而已如嬰者又陋之人也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其過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古人有言曰大夫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家諸侯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國天子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天下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皆有弼也所以輔也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求其輔之謂也

今之人惡逆耳之言而甘佞人之諛陷于危亡而莫之悟也其視晏子何如哉

許衡趙孟頫虞集負蓋世之名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而接踵仕元君子以為深貶若孟頫則宋之宗室也世食其祿乃其身亦以廕補職矣而不耻為之則尤可異焉或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君而華也則仕華君而夷也則仕夷食土之毛誰非王臣子何過之深乎曰子不聞夙沙釐之事乎昔晉使中行穆子克鼓令鼓人各復其所夙沙釐者鼓子之臣也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

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于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穆子乃聽之行既獻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夫三子者則宋之產非元之產也使知夙沙釐之義也元其不以處劉因者處三子哉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豈惟裘哉石爨

子曰醉之為禍大矣然有酒而醉者有不酒而醉者紂以酒池亡子反以酣飲殺此酒而醉者也齊桓公醉于豎刀易牙燕王噲醉於子之楚平王醉于費無極吳夫差醉於宰嚭秦二世醉于趙高叔孫醉於豎牛此不酒而醉者也

蔡京館客張翬初入館即教諸生習走諸生請其故曰爾父祖誤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可以脫死京置酒求教答曰事已至此無可言者姑收拾人才以補萬一然亦無及矣京淚下乃收叙劉元城等官召楊龜山諸人而專以報復為急崇尚虛無

為務當時語曰不籍軍人而籍黨人不理防秋而理春秋是京於鬻之言卒亦未之用也及朝綱大壞惡貫滿盈帝始納言官之疏而勒令致仕連加貶竄客死潭州其子攸脩伏誅條流白州而死餘子及孫皆分徙遠惡郡是鬻教習走亦未有濟也於乎後之為相者不勝貪得窮兇以逞意謂禍在社稷未必身當之也不思天下皆亂無有安國一國皆亂無有安家彼以豐產殖貨為足以貽其子孫斯亦不知之甚矣

漢成帝嬖幸趙合德董賢荒怠政事匡衡進諫曰

閨闈之中萬化攸始輦轂之下表則所先不可不慎也昔趙成王貴寵建信君客見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客曰買馬而善何補于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客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王不待工而與建

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間有所謂
桑雍王知之乎夫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
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醉昏而求所欲於
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
趙王不納國以大亂今董賢者建信君也而婕妤
則紀姬也斯所謂桑雍也以之干政不亦危乎

柳子厚閎深辨博工於文詞其於忠邪直枉之分
宜辨之審矣今觀其文漁人智伯之對刺貪利而
亡國者也哀溺招賈之文刺貪利而亡身者也李
赤之傳刺狂誕而不令終者也河間之傳刺矯情

而敗節者也弔萇弘之文美以身殉國者也斬曲
几之文賤曲躬媚人者也此非柳子之私言也聖
賢之遺言也乃若答問之篇乞巧之賦有餘悲焉
起廢之答愚溪之對有深憾焉豈所謂憤排而不
怨者耶至於弔屈原以自况而不知其去國非原
也贊伊尹就桀以自况而不知叔文之不可與有
為也贊梁丘據以自况而不知立朝之節非晏子
也又若梁商之說導人以利也咸宜之論啓人以
倖也率皆矯飾之言誰其聽之蓋其始也比之匪
人不免濡首之厲宜噬臍無及矣曾是不悔乃于

叔文之死盛為稱譽以志其墓雖云報知己之德其如是非之公何哉他所褒刺即有合於道要亦非由衷之言也

楚懷王愛屈原而不能用屈原上官大夫蔽之也燕王噲賢荀卿而不能用荀卿子之蔽之也秦始皇慕韓非而不能用韓非李斯蔽之也漢文帝慕賈誼而不能用賈誼絳灌蔽之也武帝慕司馬相如而不能用相如公孫弘田蚡蔽之也魏武帝慕荀彧而不能用荀彧司馬懿蔽之也曰然則以數子之才無以自見乎曰盧緩雖善醫不能自彈也

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何獨于數子而疑之

宋道君荒娛廢政刑罰失中賦役繁重百姓怨讟而日事祈禱以徼冥福李伯紀私于所知曰昔齊景公病疥且瘡使史固與祝佗數禱于山川宗廟無不備物而病滋甚乃謀於晏子欲殺二祝以說於上帝晏子曰不可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䟽輔而遠拂近臣嘿遠臣瘖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百姓之咎怨誹謔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

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景公乃不誅祝史而專任晏子以修其政國治而君亦不病今下無晏子之忠而君非景公之悟宰輔從君於昏而金帛日空于鬼事矯誣上天欲以徼福不亦難乎

唐太宗信任魏徵諫行言聽以致太平之治嘗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及徵死而入讒人之言停昏仆碑無復顧惜此君之負臣者也周世宗用宋太祖為殿前都點檢管領親軍四出征伐蓋以心膂股股寄之矣恭帝以幼冲嗣位乃偽稱遼師之入而出兵陳橋遽以變告

而篡其國此臣之負君者也荀卿嘗言非其人而教之齊盜糧而藉寇兵也乃盡以其學授李斯而斯之得志盡背其教此弟子之負師者也鄭玄學於馬融業成辭歸融心忌焉令人追而殺之非玄先覺潛於橋下以履據水則不免矣此師之忌弟子者也夫君臣師弟人之大倫也心相許也道相成也而若是乎其不終也其如名教何哉

或曰桀有伊尹龍逢而身焚於南巢紂有箕子比干而首懸于太白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鮪蘧伯

王史鮒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
狐而靈公被弒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
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
舟之僑而二公滅國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
也曰奚然哉五穀之所以能養生者為其炊而食
之也不食雖廩庾紅腐無救于死也布帛之所以
能禦寒者為其製而服之也不服雖篋笥充積無
救于寒也忠賢之所以能存國者為其信而任之
也不任雖在朝濟濟無救于亡也若夫備百察之
名而不資道德之實是猶鑄黃金為人而列于朝
也金雖貴何益哉故善善而不能用人惡惡而不能
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失道與公相夫
而泣道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得國舉兵伐原而
下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
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石閭子曰文公可謂能
用人矣夫不負於患難者可與共安平不負於道
路者可與共朝廷不負於簞食豆羹者可與共千
乘之國文公可謂能用人矣

管仲霸者之佐於相道未之有聞也故縷縷陳說

一皆富國強兵之術間舉仁義為言亦徒竊其緒
餘耳其首告桓公也曰始於愛民重於安民定民
之居成民之事是矣而終之以作內政寄軍令欲
欺諸侯之不知而速得志於天下善為國者固如
是乎且政莫大於尊公室抑私門而仲之為政也
乃制國二十一鄉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
帥五鄉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是臣與君分國也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
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是臣與君分軍也他日仲
之言曰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
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
兩之且不可况三之乎私門並於公室而政柄不
在齊君上下凌夷主威不振厥後田氏之篡庸非
仲之始禍乎故齊以仲霸亦以仲亡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
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
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
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
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讒慝
勝良命曰戮賢者出奔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故選車三百虎賁
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君子曰國之有誹
怨也猶醫之有針石也針石必慘於膚而可以已
病誹怨必逆於耳而可以止亂諱疾而却針石是
棄其身也諱過而禁誹怨是棄其國也故曰防民
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使衛巫監謗
道路以目此厲王之所以亡也

樹木繁其枝而桑雍蝕其中日月暉於外而其賊
在於內左右諛佞宦官宮妾皆君之桑雍與日月
之賊也桀之亡也以廉來妲己紂之亡也以崇侯

妹喜此皆不保首領者也周之幽王晉之獻公則
不保其妻子者也乃若春申君之事尤可異焉春
申君正妻生子甲有愛妾曰余欲君之棄其妻也
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
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
身固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與其死夫人所者不
若賜死君前妾死若復幸於左右者願君必察之
無為人笑君因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
後因自裂其親身衣裏以視君而泣曰余之得幸
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

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殺甲也夫人孰不愛其妻子乎亦孰不愛其首領乎至以妖佞之故而棄於一旦可悲孰甚焉夫二八登而時雍之化以成十亂用而郊廓之鼎以定君臣相遇無間然矣自餘有君而無臣則悲其君有臣而無君則悲其臣甚哉上下之交之難也然臣不能用君納牖遇巷蓋千百之一二矣君能用臣轉移化導猶之反掌云耳故向摯不效于商而興王于周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佞於隋而忠于唐王陵楚將也而佐命於漢高趙普周臣也而盡忠于宋祖故曰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勝奕所用敗奕之棋也

于肅愍之誅也徐有貞力贊之既而籍其家惟上所賞賜及誥勅在焉別無長物陳汝言代為兵部尚書未幾邦政大壞賄賂狼籍汝言尋被誅亦籍其家寶貨山積運至左順門上召百官入視諭之曰汝言為兵部未久而殖貨若是汝等今見之咋于謙權重且任事日久寧有是耶先是汝言嘗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應聲曰旣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蓋



原件短缺

諷之也

都御史叢公蘭巡撫淮安力崇節儉公私冗費汰
斥殆盡有一滑稽生進而言曰公節無名之費罷
不急之務功德于吾民至厚然尚有禁革未盡者
不敢遽以聞叢乃蹶然而起降階而語曰吾子幸
惠不穀必無諱言滑稽生曰下體之有袴以蔽形
也今而為之兩股是虛費也若去一而存一則所
省布帛不啻矣叢思之有間曰生所言固善得無
難於行乎生曰雖生亦以為難行也凡公之禁令
皆此類也其不便於行者多矣叢乃肅生使退

官之師法乎

吳人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
錮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
肅愍及其黨與不已英廟甚悅之時有賞賜許
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駕歷朝章疏凡
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
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為復
有賞賜也而大悅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稽顙出
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
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徵於翰益信嘗聞諸吳人

曰翰為子則不孝為兄弟則不友暴橫鄉里人莫敢嬰其鋒其被誅戮豈非天道乎

清溪倪公岳為禮部尚書值郊天故事禮部尚書與光祿鴻臚導引光祿鴻臚官習儀以亟雖名前導恒側身顧上明不敢背也公素不習不知而儀狀豐偉整肅直行不顧祀畢還宮上私語曰倪岳目中不復有朕何倨也左右傳以語公公懼遂註門籍不朝者三日上數顧班行退而語左右曰倪尚書連日不朝得無以導引之故有介于中乎朕不以此真懷可令之即出公乃出朝參視事如故

及秋祀近公私計曰祀禮且至改則章前之慢也不改則是遂非也皆非臣子之所安也乃謀於內閣欲改南都以避罪過內閣聽之推改南吏部尚書本累日不下司禮內侍以請上曰六卿轉補故有自南而北者矣未有自北而南者也是以難之內侍以語公公復求內閣通旨曰岳故南都人祖宗墳墓與親戚子姓在焉久祿于京誠欲歸一省視以伸至情非輕違天顏也上沉思久之曰無已則量進一階庶於事體為宜乃加太子少保以往久之吏部缺尚書推代者數四而不允內侍請曰

銓曹重地不可久虛如以諸人為未可者須微示
之意使得便於推舉上曰有一堪任者恐遠難至
耳左右曰上如用之則星馳而來何言遠乎上曰
倪岳硬諍此其人也乃李用馬公至則獨持風裁
侃侃不阿時有小京堂闕科詣之曰此當屬科道
詣之曰此當屬道公皆謝却之曰皇上不以岳為
不肖使備員冢司如有不公不法聽諸君舉奏不
敢怨恨若官爵者朝廷之柄所以命有德也岳不
得而自專諸君亦不得而請寄繼自今勿復以此
相聞矣由是終公在部科道不復爭闕仕路稱肅

清焉

石菴蔣公瑤為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

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貨筭
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
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為媚悅自
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
折辱不為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
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
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
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
取直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
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儉庵梁公材清苦自將嚴於操檢瞿然布素也為
杭州守郡以繁富稱於天下蓋衆所欲染指者也
公練衣糲食屏斥華好會入覲止具書帕以贄京
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
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則公同里也疑公易
之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
南公居之晏如曰御史言固當即譴死無恨矣凡

入民課金輒令納戶自秤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
得高下其手凡往來傳置諸所饋遺即果蔬弗受
也為戶部尚書夤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親信察
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筭時
相宋嘉張大傳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於
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
喻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已喻張意頗輕之謂
其中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
固若是辦乎終日約厲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
出入即郊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於

几榻恒置四書律例有間即諷誦之以為常凡所用煤炭米蔬率於塵市以日取給頗浮其直乃其夫人曰非計也陰令致諸郊外如所用數而課其直積有奇羨則市酒肴啖公公舉手相勞苦竟不問其所從也朝紳方仰之如山斗而竟以不能媚諛未耄懸輿至於今亦未有章顯之者豈所謂不容然後見君子耶

西涯李公東陽幼負雋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為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大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柰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即此一事今之閣老寧若是耶第衆議以為韓文岳之欲去瑾也而東陽泄其謀劉健謝遷之欲去瑾也而東陽噤無語瑾之創造玄真觀也

而東陽為之碑遂以為甘心附瑾并其他美而沒之殆所謂枉尋直尺而可為與

徐有貞初名珵 英廟北狩首建遷都之議朝論不與 景帝因甚薄之浮沉不振因改名有貞 帝不察以希進用時于肅愍謙當國尊寵有貞極其承敬謙亦重其才會國子祭酒闕帝問誰可者謙以有貞薦帝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謙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有貞乃營求治河之役驟升都御史然銜帝與謙者深矣時帝下易儲之議謙方在危疑而帝意甚果舉

朝順之謙亦無如之何自是常怏怏不樂語人曰疏請骸骨不蒙放免只有一腔血報朝廷耳景泰七年正月帝不豫七日不朝謙乃具疏請復 憲宗東宮監國請太上皇入內會九卿聯署期以御朝上疏付禮部尚書姚夔所時正月十四日也無何事泄有貞覘知之以曹吉祥居中石亨張軌握兵用事且不慊於帝密以奪門迎駕意告之遂歛血定盟十六日昏夜舉事潛納外兵布滿禁內于時非有天幸一或變動禍且不測十七日 英廟復辟諸學士草詔有貞獨不署上問故有貞乃別

出詔草有云豈其監國之人遂攘當宁之位蓋謂景帝為篡也有貞之於景帝豈不受其官不食其祿者乎于時有貞遂升兵部尚書大學士掌機務已又封武功伯與曹石日夜媒孽謙與王文諸人必欲甘心焉乃以欲迎襄藩為詞時都御史蕭維禎恨謙沮抑乘機奏謙謀反當族上持之不下有貞曰此曹不正典刑則今日之舉為無名上意乃決既赴東市謙言前日內外軍馬悉在掌握不及今日一匹秀才乃反耶臨刑賦詩以歿時風霾為變只尺不辨上尋悔焉既而三人自以為功

大張威福驟興大獄勢焰赫然天下寒心上心厭之三人自爭權寵力肆觝排有貞下獄謫授廣東叅政曹石猶羅織不已謂有貞之封上令自擇而武功實曹操始封操卒傾漢室有貞明有異志又有貞自撰誥詞有績禹神功之語既為華蓋殿大學士又自署掌文淵閣皆非人臣所宜有遂安置金齒為民併削其子爵憲宗嗣極首復謙官制詞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蓋傷之也後吳中士人屢有論著率石徐而左于曰主易儲者謙錮南宮者謙欲迎襄藩者謙謙之戮實曹石為

之非有貞也有貞有安社稷之功惜未大白耳於
乎異哉言乎夫以其子為天子 景帝之大欲存
焉而謂謙能止之乎既主易儲而又請復儲誰將
聽乎如其然 憲宗宜深銜之而何忠之憐之乎
且殺謙者皆有貞也而委之曹石將誰欺乎有貞
以不悅於 景帝改名而乃謂登第後改名乎夫
以奪門迎駕為安社稷之大功而却門庭百萬之
胡虜還沙漠播遷之乘輿反謂之無功乎時大學
士李賢奏對曰 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
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合辭以請何必奪門
于時幸賴陛下洪福以濟假使 景泰左右先知
將寘陛下於何地此輩不過貪圖富貴非為社稷
計也此斷案也至有貞悔馬士權之昏其無行亦
甚矣議者不察妄肆雌黃之口而沒是非之實豈
所謂君子不黨乎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
扣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
童曰我君豈有不識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異
甚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中國為君

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未
與也先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以理喻也先
曰爾母某年來朝受其賜某年又受其賜爾亦臣
也豈可為賓主禮也先乃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
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
其妹欲進御 英廟問於官童官童曰馬有中國
萬乘君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然却之則拂其
情乃給之曰爾妹誠所願納但不當野合待朕還
中國以禮聘迎其可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
寢復却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媵當併以為嬪御也
先益加敬焉既而官童歸自也先所繫錦衣獄景
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謀於上曰得吳官童可
以計退詔出之見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胡否功
成爵以侯對曰能之賜易新衣致之石營石曰吳
先生來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鬻
肉直撞入達圍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番語云
我某村人也我母有病入城買少肉啖之執我何
為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我固不言言之我君
必見殺我聞中國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某
地勦老營爾尚守此何為行當出戰恐彼此不相

及也虜聞言始有退意身乃以火器擊之而圍遂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入謂官童三寸舌勝於十萬之師遠矣乃其却胡女之昏正也先相見之禮為中國天子重又不當以細入目之也

天順間有楊墳者漆工也人稱絕藝時錦衣指揮門達朝廷委以緝事掌北鎮撫司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常侍上左右得以進言恐不利於已圖逐去之乃捃摭彬數事奏之因以撼賢彬遂下獄拷訊皆楚莫能自白墳憤然曰朝廷設

科道欲其理冤納忠違今若此乃爾默默乎墳不忍見達所為乃上疏論救達併擒墳下獄逼使之供為李閣老所嗾墳懼拷死於獄無以自明乃誑達曰此實李教我但獄中招承無人為証不若會請多官廷鞠我誦言之則李無復辭矣達然之明日如其言奏上會衆鞠於午門前邀李出閣聽對墳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他人我市井人也何得見李閣老實門指揮教我曰汝不言李者死墳乃今死矣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得不搖袁亦從輕而墳竟免於獄於乎墳一小人也而能

明枉直之途白國家之大奸視彼言官執權據要
徉徉作威福乃甘為不鳴之伏馬寧不愧死乎

蕭山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
惡而避之俄有一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市而傷人
追買棄之貧僧錢以償既而以博士起家累官吏
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
頭有歷年所積俸貲携之不可歸之又無人乃召
同鄉同年之子為刑曹郎者挈而付之其人請封
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之薄乎其人不取
復言時有子婿從于官舍乃如其輕重款識為之

偽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而歸先出俵
銀令銀工碎之則偽也公意部司之弊歎曰近來
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兵部柴薪猶夫偽也
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其官舍人嘗為此物出自
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毋洩也彼
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懽乎已而刑曹郎升辰
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達事體又精刑名何
郡之足為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也刑
曹郎恒念其語不置已而舍中人稍稍有露其事
者辰州入覲乃携其奉入盡數以償公乃駭曰君

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不韙乎予銀具在未
有以偽易者也迄不受比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
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叟
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墀公渡江
從之雩乘竹兜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驅且至避入
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見則公也皇
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公而公已渡江歸矣
太宰屠襄惠公瀟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
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公衣惶懼懾
息頓顙請罪公曰起起汝何為者吾方惡其白而

欲染之適與意會汝何為者其襟度弘恕不責細
苛類如此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
以聞于公意公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
之曰汝為我兒亦不辱但難為汝老子耳法有明
禁自今慎無復為此矣其人頓首而退歸營第宅
規畫已定前有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之基屢
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命既得吉
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門者為
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死所
也券則須徙吾惇惇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

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
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
以其貲賈販稍為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
不亦可乎嫗曰即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券中耳公
乃袖出柴薪二定凡重二十四兩淨其直付之嫗
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
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
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
幸得所其如去舊隣何欸以飯食為之惆悵而遣
之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
不知其為何官也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
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
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
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
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偷御史不見蒲伏堦
下扯膝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
官府謁則祇書侍生由中道以入所知或規之曰
今時謁府縣上司率用治生盍姑從俗乎公曰朝
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

欲其稱也迄不改時陸司寇卒有御史行部而不
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閹人辭曰適聞弔陸
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先令
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
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為雄
長而介潔自將未嘗干求恩澤為翰林五品者十
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
語所知曰吾猶娶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
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正德六年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
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曾無遺骸取芳衣冠被
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斫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
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
以馬放尚書家在城中引衆去之夫均一大臣也
芳不能保其墳墓而文升乃能庇其鄉里人其可
不自立哉

史記外傳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